

眉公先生之笈多異書嘗一再
叢之以惠同好同好之士讀之
益用色飛神動競出所蓄隱
文逸簡以求當先生先之以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受之恒滿而又輒恒叢之甚有不及笈而削牘者挾之去之所勤廣笈五十餘種而意猶未已客曰侈哉先生之笈何羨溢為不可窮若是則又曰異哉

先生之笈受無何而出、無何而受日轉徙轆轤於出與受之間笈乎且不得脩主藏之職何祕之能為予曰茲乃所以為善藏也而亦不失秘夫藏金者

穴而害之不旋踵有伏仁之迷
藏粟者廩而庾之不厯時有
浥腐之患試輦而之五都之
市授精計者因新陳權子母
將金與粟日羨溢而不可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所謂無盡藏者耶古之貴
異其書者或鐫之崖壁或鏤
之昇鐘或貯之臺榭或閉之墟
墓顧陵谷变遷水火燹火蝕其
巍然為靈光之存者幾何藉

令安國之牆不逢風雨之壞則
漆簡終埋不準之饗不值釐王
之蛻則竹書永銅寧若耗之副
墨之子洛誦之孫足以久長昭
揭哉故夫善藏書者務行之

使得藏於靈慧人之心夫書固

靈慧人之心所吐也而還以相
入真如以火益火光焰愈張以
水益水波瀾愈闊苟非其人
即妙義奇藻橫陳於前有欠

伸魚睨而已是則書也者非有意為秘而不能不為秘也且子不聞樂城公之論繪事乎曰草木烟雲出生無盡而吾目一規所收觸境成趣故造物者吾良

工而天地吾盡苟也嗟乎蘇氏之苟眉公之笈烏容廣狹其間是為廣笈序

萬曆乙卯歲三月禊日角里李

日華君實甫識



文政堂廣秘笈敘

眉公家多書貴不秘焉自多能
日益其所未見與海內共之爲
多不可及也余兄弟雖猶然帖
括生無青箱異帙顧息息羨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之多樂推我眼中塵壤謂足
崔嵬嵩岱與眉公角富則亡弟
自生尤稱勇鷙故從秘笈正續
就函已來每向藏書家得半通
少頃墨副蠹殘輒緘送寄質問

得脩鄴侯籤軸否璧之王君夫
珍示內家珊瑚唐突石衛尉袖
間如意以爲不揆一碎無以見
金谷樓中所藏八尺烽火樹也
有如游城南出蜀解老丙丁戊

申以及劍馬兩記皆弟意念所
寄手抄勤訂再爲藝場嚆矢於
是肩公盡發所藏而與叅叔祥
伯承百一各以奇彙還成廣亥
掌酒酣謂余曰吾郡藏書無如

右宋衛家兄余葉水心櫟齋記
可徵也意必與余力摹四部上

匹前聞肩公一記其尚白之水
心乎何悟書能副人而出人不
待書而萎行留夜乙字剩朝鉛

潤紙眼光俄言墮地悲乎倫鑑
靡爽尚存啓事一腔心血徒藉
寶顏堂秘用託短折姓名信乎
眉公名德足令爛編傳秘聞顯
天人壽乎

丙子歲乙卯春日就李沈德先敘



王生金陽眉公家藏廣秘笈目錄

第一帙

兩同書

二卷

羅隱

第二帙

鵝鵠錄

一卷

南卓

第三帙

荆楚歲時紀

一卷

宋慎

第四帙

丙子龜鑑

六卷

柴望

第五帙

滄浪詩話

一卷

嚴羽

第六帙

遊城南記

一卷

張禮

第七帙

入蜀記

四卷

陸游

第八帙

一卷

王禹

出蜀記

吳郡錄二卷

范成大

第九帙

桓寬小牘

二卷

袁氏

第十帙

經外雜鈔

二卷

魏了翁

第十一帙

物類相感志

一卷

蘓軼

第十二帙

還寃志

一卷

顏之推

第十三帙

正朔考

附古今考

一卷

魏了翁

第十四帙

風月堂詩話

二卷

朱弁

第十五帙

文則

二卷

陳騷

第十六帙

前武林舊事

六卷

周密

第十七帙

後武林舊事

五卷

周密

第十八帙

老子解

四卷

蘇轍

第十九帙

貴耳錄

二卷

張端義

第二十帙

王氏談錄

一卷

王氏

第二十一帙

海內十洲記

一卷

東方朔

第二十二帙

長谷

農田餘話

二二卷

真逸

第二十三帙

歲華紀麗譜

一卷

費著

第二十四帙

二二卷

葛頤德

二二卷

車若水

周易集

六卷

譚靖

第二十六帙

化書
第二十七帙

一卷

陸深

傳疑錄

第二十八帙

春風堂隨筆

一卷

陸深

第二十九帙

燕閒錄

一卷

陸深

第三十帙

讀書筆記

一卷

祝允明

第三十一帙

意見

一卷

陳子陞

第三十二帙

行政錄

一卷

薛瑄

第三十三帙

海槎餘錄

一卷

顧嶧

第三十四帙

東谷贅言

二卷

敖英

第三十五帙

丹鉛續錄

八卷

楊慎

第三十六帙

食色紳言

二二卷

皆春居士

第三十七帙

閩部疏

一卷

王世懋

第三十八帙

學圃雜疏

一卷

王世懋

第三十九帙

錄花譜

一卷

張謙德

第四十帙

汲古叢話

一卷

陸樹聲

第四十一帙

馬記

一卷

郭子章

第四十二帙

劍記

一卷

郭子章

第四十三帙

雨航雜錄

二二卷

馮時可

第四十四帙

邵康節外記

四卷

邵雍

第四十五帙

龜采清課

二卷

費元祿

第四十六帙

戊申立春考證

一卷

邢雲路

第四十七帙

金丹四百字解

一卷

張伯端

第四十八帙

友論

一卷

利瑪竇

第四十九帙

太几冗談

一卷

彭汝讓

第五十帙

席上腐談

二卷

俞琰

廣祕笈目錄

終

吳越備史本傳

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爲夏日詩標於卷末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慢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

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鎮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乃請更之其畧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辭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上則虞舜欽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

城西府僉賓僚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寢疾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無文嗣隱累官錢塘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監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勲郎

中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卒七十七歲
所著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
於世初新登鼈江常有二氣亘于江上晝夜不
滅及隱洎丞相杜建徵生而二氣不復見識者
以爲文武秀氣焉

按隱少聰敏作詩著文以譏刺爲主與宗人
虬鄴號爲三羅隱爲宰相鄭畋令狐綯李蔚
所知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

隱貌寢陋使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
詩綯子滄登進士隱以詩賀之綯謂滄曰吾
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公一篇耳昭宗欲以
科甲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才然多輕易
明皇聖德猶橫遭譏將相臣僚豈能免乎凌
轡帝間譏謗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曰樓殿
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
堯舜爭柰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隱老不遇

有歸五湖詩曰江東日煖花又開江東行客
恩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
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
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于是歷游諸鎮
多不合廣明中隱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
池守寶濶瑩聖居之鄰都王紹威學隱爲詩
自號其文爲偷江東集光啟中錢鏐辟爲從
事節度判官副使初隱與桐廬童魯封齊名

鏐初起以魯封爲表奏孔目官不就執之後
以隱爲錢塘令懼而受命故僧貫休有二子
依公子鷄鳴狗盜徒之謂朱溫篡唐隱勸鏐
舉兵討梁曰總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
東帝奈何交臂事賊鏐以隱不遇于唐有怨
心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梁祖以諫議大
夫召不行開平中魏博羅紹威雅爲叔父表
授給事中江南李氏嘗遣使聘越越人問見

羅給事否曰不識亦不聞名越人云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曰爲金榜上無名所以不知悲乎有才如隱猶以不第爲人見輕况其他乎第人有異才名重貴乎褒飭人美善爲一世風勸如裴筠婚蕭遘女而擢第顧雲依高騁被嘲之類至今掛人舌端隱之不第自是立心譏刺之起誠足爲後來藤士輕儇之戒備史謂隱無子嗣而唐詩紀事

有子塞翁特紀事卒年八十餘不若備史七十有七爲有據耳所著尚有後集五卷有律賦數首湘南集若干卷皆長沙幕中應用之文又有吳越掌記集一卷掌錢鏐記室所著表啓也然書錄解題謂淮海寓言及讖書尚訪求未獲若兩同書後出諸集之外卽置格排比而持論雅贍足具五代一種著述也因緝傳外逸事附而傳之海鹽姚士麟叔祥跋

兩同上卷

貴賤第一

強弱第二

損益第三

敬慢第四

厚薄第五

下卷

理亂第六

得失第七

真偽第八

同異第九

愛憎第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寶顏堂訂正兩同書卷之上

唐

羅隱昭諫撰

明

陳繼儒仲醇

沈德先天生

校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
下龜龍爲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
土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

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爲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爲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爲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蒞方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

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于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陞軫慮肝食興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

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臥黃軒致順風之請穎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鰥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况天子厚載之恩而爲百姓所薄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朝乾而夕惕豈徒爲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生之餘慶也故貴者榮

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鴻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獮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築邑城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瀛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穀帛之利以悅

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

弱故弱爲強者所伏強爲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耶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耶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能成其剛金剛不輒其弱也故晏嬰之侏儒耳齊國之宰臣甘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儕如大人也魯人椿

其曠矣長萬壯士也宋華醯其肉矣晏嬰身短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脩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非不勇矣然則儕如長萬力能抉革嬰甘羅謀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乾以健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

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况於邇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况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持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

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
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禦下用
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乃八極歸成四
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
古之暴君騎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已而責人
壯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慾材堪舉隅不足自
全其性靈至令社稷爲墟宗廟無主永爲後代
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

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損益第三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
萬姓爲天下之足一人爲天下之首也然則萬
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
戮之辱豈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
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
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

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
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
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然
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天
下無爲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
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
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
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

土堦茅宇綈衣麤裘捨難得之貨倍無用之器
薄賦歛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
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
淫瑤臺象牀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斲無用之
器厚賦歛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
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
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
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

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嚼口不足謂其美也混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爲其踵腹也腹之且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且溫豈異心之溫耶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其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共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

其上聖克保者顧之王奇也益已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遇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石日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嶽之安常有北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爲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求

莫止士饑糟糗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水
榮其錦罽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梗途
鯨鯢遊於溟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
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敬慢第四

遠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類於羽毛
後代聖人乃道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
臣貴賤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

乎敬禮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諱降
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事天則神欺以慢理國
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則
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發謙尊之旨
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體風詩刺
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之間
美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
席求賢貴東帛於丘園降安車於途巷故得真

龍就位振鷺來庭天下榮之願從其化也昧主
之於天下也披裳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
芥比黎庶爲豕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
下惡之願逃其恥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蔑蓋
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貴適足怨其人也
何以言之昔文侯式于木之間昭王築郭隣之
館故得羣才必至駿足佼歸何則以敬之所致
也齊桓有葵丘之騎漢祖輕過趙之罵故有諸

侯不附大臣構逆何則以慢之所以致也然夫向
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向之所慢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
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
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
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輝天

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蝕天下之所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慎其敬慢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騎人貧賤者騎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騎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騎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令道言不合同則去之楚越若脫弊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墜谷頓爲齧粉蠻蟻隨風無傷絲髮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叶爲勞馭者晏嬰之僕騎矜自若

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鷺鳥將擊必先以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謂歟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難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柏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

崇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峰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柏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果以養之所以致也况夫人皆異乎松柏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

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娛澆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非不自厚也然卒逢夭折之痛自殞於泉壠之下是則爲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

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
火之所宜者膏也水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
之水清其尺蘖斛庾之膏沃其星燭則必見壞
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
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
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禮誠男女之際蓋有
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
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

五臟四肢猶非我有而况身形之外安可有乎
夫美玉投蚌明珠彈雀珍所貴而求所賤人卽
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
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
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
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
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
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

遺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
嫌姜氏遜溼而無耻豈非貞溼有異厚薄不同
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
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
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誠宗願養之言永保神仙
之壽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
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卷上終

寶顏堂訂正兩同書卷之下

唐 羅 隱龍諫撰

明 陳繼儒仲醇

姚士麟叔祥校

理亂第六

夫家國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刻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升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功陸賈諭以爲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

勞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
禍起於強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歛無度
人不聊生遂使聖人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
飾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埏器雖
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
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矜其妙
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終
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

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耻且格武者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待勞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恥且格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下暴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弊何者昔伯益

鑿井燧人鑄木水火之利于今賴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害亦以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夫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

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就之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得失第七

夫騶騮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鸞鷟翔遐莫非六

之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爲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於凡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成敗尤異也夫人者姦

究無端真僞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
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愆大以求
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構
隙此則著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
重也人心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
人心未明真僞之情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
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
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忠僻驗之於戚

屬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
黠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樊噲盧綰不無
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誑賞以頰
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
平不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慮其難制夫
天下之至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
父恐爲亂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
毛髮植於頭也日以櫛之爪甲冠於指也月以

鎮之爪之不鋟長則不便於使也髮之不櫛久則彌成於亂也夫爪甲毛髮者近在己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爲之難况於臣下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以是非蓋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由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及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蹀而不進其轡縱

則其馬驕而好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步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

是捨馬而徒步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
苟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
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真僞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爲易治
也方俟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
爲得矣然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躁形彰而影附
唇竭而齒寒苟有其真不能無其僞也是以歷

代帝王統御家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恭英乂及
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攘臂切齒以疾姦佞
及所誅遂則謬加賢良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
夫山鷄無靈貰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
謂之虯然麟鳳有圖虯鷄無識猶復以真僞
以僞爲真况忠逆之情靜躁之性愚暗者類直
智狂者類賢潔已者不能同人犯顏者短於忤
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

鉛不雜淄澑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
是以吳用宰嚭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
季氏秦誅白起以舉應侯趙信郭闢而殺李牧
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郭吹竽濫食齊祿若斯
之類實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真所非不必僞
也故真僞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
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者不
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

我之所疎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言昔堯
理洪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
樂羊爲衆所慢而中山卒拔鄧通延臺於漢主
而非傳說之才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其工之
罪此則衆議不必是獨見未爲得也是故明主
疇咨在位詳省已慮先難而後易考著以究徵
使夫登用者不愧其實有罪者不逃其責然後
可爲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駕駿可分

不藉孫陽之舉也柔亦徵之於斷割則利鈍可見不勞風胡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事則真僞自辯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材能雜之以居視以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盡呂尚之八徵驗臯陶之九德

然後素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黃葉並彤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僞者去而真者得矣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謂乎

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鳳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蛇踴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羣異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鴛自鼠爲而鴛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

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疎矣
其心未必異故瞽叟愚而重華聖盜蹠貪而柳
下廉劉季固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亦猶
烟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
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
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
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
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

義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
明之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
逆孫臼而内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
終構參商之隙夷吾小白初有射鈞之怨末爲
魚水之歡田氏懷誑義於齊君齊君彌信亞父
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
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居而
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

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豎耳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敵於秦漢非不疎矣猶知可同而同之况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碏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碏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况乎君臣朋友之疎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爲禍虞舜

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蓋之以重雲則光輝莫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移土則影象徂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當然者豈不以雲

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獸類別誠有分矣而猶愛之况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耶古始於主巧於鶴馬

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疎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爲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爲愛已也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爲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

道者豈得不爲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爲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諂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爲愛已者已亦憎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爲憎已者已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剗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爵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

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爲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爲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爲不祥無德是親自下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